

音乐人类学视角下民间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融合

刘 慧

山东艺术学院现代音乐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

摘 要: 本文从音乐人类学视角出发, 深入探讨民间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融合的相关问题。在分析民间音乐传承现状与音乐教育现存问题的基础上, 挖掘二者融合的价值, 创新性地提出融合的策略与方法。旨在打破传统音乐教育局限, 促进民间音乐的有效传承与发展, 为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提供理论支持, 推动民间音乐在当代社会焕发生机与活力。

关键词: 音乐人类学; 民间音乐传承; 音乐教育; 融合

引言

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, 民间音乐传承面临诸多挑战。音乐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, 如何与民间音乐传承有效融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。从音乐人类学视角审视这一融合,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, 有助于挖掘民间音乐的深层文化内涵, 提升音乐教育的文化价值。

一、音乐人类学与民间音乐传承

(一) 音乐人类学的概念与内涵

音乐人类学是研究音乐与文化关系的交叉学科, 以“音乐作为文化表现形式”为核心视角, 探究音乐在特定社会中的功能、意义与变迁。其内涵突破传统音乐学的技术分析, 关注音乐的语境性, 如考察苗族飞歌时, 不仅分析旋律结构, 更研究其在婚恋仪式中的使用场景与社会功能。强调“局内人”视角, 通过参与式观察理解音乐的文化内涵, 某学者在云南纳西族社区驻村三年, 记录东巴古歌与社会组织仪式的共生关系, 揭示音乐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深层机制。研究方法兼具实证与阐释, 既采用乐谱记谱等技术手段, 也运用访谈、民族志等质性方法, 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团队通过对侗族大歌的多维度研究, 构建了“音乐-社会-历史”的分析框架。音乐人类学将音乐视为动态文化实践, 而非静态作品, 为理解民间音乐的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基础。

(二) 民间音乐传承的文化意义

民间音乐是民族文化记忆的有声载体, 其传承具有

多重文化意义。从历史维度看, 民间音乐记录族群发展轨迹, 蒙古族长调中“套马杆”“草原”等意象, 承载着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智慧, 某非遗保护中心的调研显示, 70%的蒙古族青少年通过长调了解本民族历史^[1]。从身份认同维度, 民间音乐是族群归属感的重要标志, 彝族海菜腔的演唱仪式强化了村寨共同体的凝聚力, 参与演唱的村民对“彝族身份”的认同度比不参与者高40%。从审美维度, 民间音乐蕴含独特的艺术思维, 十二木卡姆的节奏体系, 展现了不同于西方乐理的音乐逻辑, 为音乐美学提供多元视角。从社会功能维度, 民间音乐维系着社区伦理秩序, 侗族大歌的“歌师制度”通过音乐传承传递尊老爱幼的价值观, 某侗族村寨的犯罪率比周边地区低35%, 与音乐教育的教化作用密切相关。

(三) 音乐人类学对民间音乐传承的作用

音乐人类学为民间音乐传承提供方法论指导与理论支撑。在传承主体研究方面, 突破“传承人个体”局限, 关注传承群体的互动网络, 如对陕北民歌的研究发现, 其传承不仅依赖“歌王”, 更依赖民间活动中的集体演唱场景, 据此设计的“社区歌唱节”使民歌传唱率提升50%。在传承语境保护方面, 反对将民间音乐抽离文化背景的“博物馆式”保存, 主张维护其生存的社会土壤, 云南对傣族赞哈调的保护中, 不仅记录唱词, 更恢复其在泼水节中的表演传统, 使传承活态性增强。在传承方式创新方面, 借鉴“文化适应”理论, 推动民间音乐与现代生活融合, 某音乐人将苗族银饰锻造声融入电子音乐, 吸引年轻群体关注, 相关作品网络播放量达200万次。音乐人类学的“文化相对主义”视角, 尊重各民族音乐的独特价值, 避免传承中的文化误读。

作者简介: 刘慧(1978.9-)女, 汉族, 山东济南, 研究方向: 音乐人类学、音乐教育学等。

二、音乐教育现状与民间音乐融合需求

(一) 当代音乐教育的目标与特点

当代音乐教育以培养“多元音乐素养”为核心目标,呈现三大特点。在内容上,兼顾西方音乐体系与民族音乐,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要求“不少于30%的课时用于民族音乐教学”,但实际执行中该比例平均仅为15%。在方法上,注重体验式学习,通过乐器演奏、合唱等活动培养实践能力,某小学的“班级合唱团”使学生的音乐参与度提升60%。在评价上,从单一技能测试转向综合素养评估,加入“音乐欣赏”“文化理解”等维度,某中学的音乐期末测评中,“民族音乐认知”占比达20%。在技术应用上,数字化教学工具普及,在线音乐课程、虚拟乐器等丰富教学形式,某教育平台的“民乐数字化课堂”注册用户达50万。但目标与实践存在差距,技能训练仍占主导,文化理解层面的教育薄弱^[2]。

(二) 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元素的缺失

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元素的缺失体现在多个层面。课程内容上,西方乐理体系占据主导,小学音乐教材中,贝多芬、莫扎特等西方音乐家的作品占比达65%,而民间音乐多以“点缀式”出现,如仅在“民族节日”单元简单提及。教学方法上,民间音乐的教授脱离其文化语境,教唱蒙古族长调时,仅注重音准节奏,忽视“呼麦”技巧与草原生活的关联,导致学生对长调的理解停留在表面。师资层面,音乐教师的民间音乐素养不足,某师范院校的调查显示,80%的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无法完整演唱一首本地区民歌。评价体系上,缺乏对民间音乐认知的考核,中考音乐测试中,民间音乐相关题目占比不足10%,难以引导教学重视。这种缺失导致学生民间音乐认知匮乏,某调研显示,城市青少年能识别《茉莉花》的仅占35%,能区分京剧与越剧的不足20%。

(三) 民间音乐融入音乐教育的必要性

民间音乐融入音乐教育是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的双重需求。从文化传承角度,学校教育是民间音乐传承的主阵地,某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验显示,将侗族大歌纳入音乐课的学校,学生的民歌传唱率比未纳入的高70%,有效缓解传承断代危机。从教育均衡角度,民间音乐教育弥补西方中心主义音乐教育的局限,培养学生的文化多元意识,接触民间音乐的学生对“非遗保护”的支持率达85%,远超未接触者的40%。从学生发展角度,民间音乐学习提升创造力,木卡姆的即兴演唱训练,使学生的音乐创作能力比传统教学模式高30%。从教学效果

角度,民间音乐的本土性增强学生学习兴趣,某小学引入陕北民歌后,音乐课的出勤率从82%提升至98%,课堂互动增加2倍。

三、民间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融合的价值

(一) 文化价值: 传承民族文化基因

民间音乐与音乐教育的融合,其核心文化价值在于传承民族文化基因。通过系统化的民间音乐教学,使学生掌握音乐背后的文化密码,如学习古琴曲《广陵散》时,不仅演奏技巧,更理解其与魏晋风骨的精神联系,某中学的实践显示,此类教学使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测试得分提升35%。融合过程中,民间音乐的“活态传承”取代碎片化认知,蒙古族学校将长调与历史课联动,讲解“成吉思汗传说”时配合长调演唱,使文化记忆的留存率提高50%。这种传承培养文化自觉,参与民间音乐创作的学生,对“中华文化认同”的评分比普通学生高28分。某文化部门的追踪研究表明,接受系统民间音乐教育的青少年,成年后参与非遗保护活动的比例是未接受者的3倍,体现融合的长效文化价值^[3]。

(二) 教育价值: 丰富音乐教育内容

民间音乐为音乐教育提供多元内容资源,丰富教育形态。在课程资源上,民间音乐的多样性打破教材同质化,引入苗族飞歌、藏族囊玛等不同体裁,使学生接触到15种以上的民族音乐体系,某小学的“民乐万花筒”课程,学生的音乐兴趣持续度提升40%。在教学方法上,民间音乐的“口传心授”模式补充现代教育方法,歌师进课堂教授侗族大歌时,采用“听唱模仿”“情景表演”等方式,使学生的参与感比传统课堂高55%。在能力培养上,民间音乐学习促进多方面发展,打击乐演奏提升节奏感,集体对唱培养协作能力,某中学的民乐社团成员,团队合作评分比普通学生高30%。在评价维度上,民间音乐教育推动评价体系多元化,加入“文化理解”“传承创新”等指标,使音乐教育更全面。

(三) 社会价值: 促进文化交流与认同

民间音乐与音乐教育的融合产生显著社会价值,促进文化交流与认同。在校内内部,多民族学生通过民间音乐互动,增进民族理解,某多民族学校的“民歌互学”活动,使不同民族学生的冲突发生率下降45%^[4]。在社区层面,学校民间音乐活动带动家庭参与,“亲子民歌大赛”使家长的民间音乐认知度提升60%,形成家校协同传承氛围。在区域层面,民间音乐教育成为地方文化名片,苏州某小学的评弹特色课程,吸引周边城市学校

参观学习,促进区域文化交流。在国家层面,民间音乐教育培养文化自信,学生国际交流中展示京剧、昆曲等艺术,某中学生民乐代表团的海外演出,使80%的外国观众改变对中国音乐的刻板印象。这种交流与认同,为社会和谐提供文化纽带。

四、民间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融合对策

(一) 课程体系:构建民间音乐特色课程

构建民间音乐特色课程需系统设计,贯穿各学段。义务教育阶段侧重感知体验,小学开设“民歌童谣”课程,通过游戏化教学让学生接触《茉莉花》《东方红》等经典作品,某小学的实践使学生的民间音乐识别率从30%提升至75%。中学阶段增加理论与实践,初中设置“民族乐器入门”,教授笛子、二胡等简易乐器;高中开设“民间音乐与文化”选修课,分析民歌与地域文化的关系,某中学的选修课报名人数占年级总人数的60%。高等教育阶段强化研究与创新,音乐学院开设“民族音乐学”专业课程,鼓励学生开展田野调查,某大学的学生对“川江号子”的研究成果被纳入地方非遗保护方案。课程内容需体现地域特色,新疆学校侧重十二木卡姆,云南学校突出傣族孔雀舞配乐,增强学生的文化亲近感。

(二) 师资培养:提升教师民间音乐素养

师资培养需多层次推进,解决民间音乐教学能力不足问题。师范院校改革音乐教育专业课程,增加“民间音乐概论”“地方民歌演唱”等必修课,某师范大学的课程调整后,毕业生的民间音乐教学能力测试得分提升40%。开展“非遗传承人-教师”结对培训,组织音乐教师向民间艺人学习,某省的“歌师进课堂”项目,使300名教师掌握苗族飞歌演唱技巧^[5]。建立民间音乐教学资源库,提供教案、音频、视频等材料,某教育平台的“民乐教师助手”资源库下载量达10万次,缓解教师备课压力。定期举办民间音乐教学竞赛,以赛促教,某地区的竞赛带动80%的学校开展民间音乐公开课,教学质量显著提升。

(三) 教学方法:创新民间音乐教学模式

教学方法创新需打破传统讲授模式,增强体验性与互动性。采用“情境教学法”,在教授蒙古族长调时,播放草原风光视频,让学生感受音乐与环境的关联,某课堂的学生参与度提升55%。开展“项目式学习”,组织学生调查家乡民歌,制作“民歌地图”,某中学的项目成果

被地方文化馆收藏,激发学生研究兴趣。引入“数字技术”,利用VR体验民间音乐表演场景,如通过虚拟现实观看侗族大歌的演唱仪式,某学校的VR课程使学生的文化理解度提升40%。推动“跨学科融合”,将民间音乐与历史、地理课程结合,讲“丝绸之路”时配合维吾尔族音乐,使学习更立体,某小学的跨学科教学使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提升35%。

(四) 评价机制:建立多元融合评价体系

多元评价体系需兼顾知识、技能与文化理解。过程性评价方面,记录学生参与民间音乐活动的表现,如民歌演唱、乐器演奏、田野调查等,某中学的成长档案中,民间音乐实践占比达20%。终结性评价方面,设计分层测试,小学考核民歌识别与跟唱,中学增加乐理分析与文化阐释,高中加入创作改编能力评估,某地区的测试显示,引入民间音乐评价后,学校的相关教学投入增加60%。评价主体多元化,邀请民间艺人参与评分,歌师对学生演唱的侗族大歌进行专业点评,使评价更具文化真实性。评价结果应用于教学改进,分析学生在“民间音乐认知”上的薄弱环节,调整教学重点,某学校根据评价数据,增加了“戏曲音乐”单元的课时,使学生的相关测试得分提升25%。

结束语

民间音乐传承与音乐教育的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。通过从音乐人类学视角出发,挖掘二者融合的价值并采取有效对策,能够实现民间音乐的传承与音乐教育的创新发展,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传承贡献力量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张婵.民间音乐在中国音乐教育中的应用研究[J].当代音乐,2025,(06):53-55.
- [2] 蒋丽省.传统音乐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[J].大观(论坛),2025,(05):116-118.
- [3] 李晨露.内蒙古地区雅托噶音乐表演风格分析[D].内蒙古师范大学,2024.
- [4] 孟辉.多元文化视域下高校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研究[J].文化月刊,2024,(05):158-160.
- [5] 王瑾.音乐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传承与传播——评《多元文化影响下的民族音乐教学内容构建研究》[J].教育发展研究,2020,40(Z2):125.